

倒西歪地推一辆载满货物的独轮车。在走读部的院子里进行的这个医学教学对我们大有裨益：从获取有益的知识这个观点出发，可以这样说，我更应该归功于梅里诺，而不是比较语法的老师，可是那些老师却从乌菲拉圣经里教会了我中古时代的萨克逊语。

*

六年级^①这一年要不是一个秘密社团成立的话，没有任何其他标志性的事件。作为秘密社团，它没有什么目的，也不是经过造反诞生的，或者出自什么信条，完全是由于偶然发生的一件事情。

贝洛迪耶的父亲是摩卡咖啡的进口商，他用小纸袋出售这种精美的咖啡，包装的封口别上切割的白铁皮褶扣：形状很像三叶草，有四瓣叶子，上面镀着一块闪闪发亮的红色珐琅。

贝洛迪耶“偷”出了二十来个别子，把这些玩意儿带到学校，对它们的用途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意图。

我在看了第一眼以后就感到值得成立一个红三叶草秘密社团，于是在午间十二点半的休息时间里，这个社团便成

① 此处的六年级相当于我国的初中一年级。法国义务教育年龄为六至十六岁。六岁进入小学，小学分为五个年级，初中分为四个年级，高中分为三个年级。高三称最后级，高二称一年级，高一称二年级，初四称三年级，以此类推。毕业后可参加普通类或技术类会考，称毕业会考，又称业士学会会考。普通类会考分三组：文学组、经济社会学组和科学组。本书第十章“拉纽的爱情”中提到的会考，属普通类文学组会考。

照习惯都呼地一下子站了起来。梅里诺,于利斯(也许是阿希尔)的儿子,再也笑不出来了:情况十分严峻,拉纽的脸煞白,像块白萝卜。

其实学监先生已经翕动鼻孔查看炉子周围的地板了:那上面的几粒玻璃碎碴清晰可见。

不到一秒钟,他就把他鼻子闻到的情况和他眼皮底下闪光的东西联系在了一起。于是他动作迅速地伸出沾着不吉利液体的食指,指着拉纽用无可辩驳的语气说:

“站起来!”

拉纽周身发抖,面色惨白,可是没有站起来,而是立即把目光转向教室后面,好像这道命令无论如何与他无关,装作他很奇怪地想知道学监这道命令与谁有关联的样子。但是这个天真无邪的举动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学监大发雷霆,语调里带着冷嘲热讽:

“说您呢!是的,就是您!不必在这里演戏了。我已经从窗口看到您了!是的,我看到您扔了什么东西,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了!您的名字?”

“可是,先生,”拉纽说,“我也许是做了一个动作,可那不是我干的!我想去抓一只苍蝇,所以……”

这种可悲而愚蠢的解释惹得全班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这时学监又咆哮起来:

“闭嘴!您的名字?”

“拉纽。”

学监从他的口袋里抽出一个记事本,旋开钢笔帽,记下姓、班级和原因。此时此刻,难以忍受的气味在死一般的宁静中愈加浓重,扩展延伸开来,充斥了整个教室,感染着拉纽,他必须负起这个责任,而且每一秒钟都在加重拉纽的这

下缺席人的名字,然后他残酷地在信封里翻找五年级 A 二班的信封。等他都看过一遍后,显得很惊讶,因为他没有找到我们班的!拉纽在桌子底下,用他的膝盖碰碰我的膝盖,又显出绝望的表情。可是看门人重新检查了一遍,突然,他拿到了那个倒霉的信封:他狰狞地笑着,把它放在讲台上,又拿上登记册,夹在胳膊下面走了出去,对他的恶劣行径十分得意。

拉纽被命运击垮了,左肘撑在桌面上,冰冷的额头放在掌心,等待着毕促宣布被罚名单的声音,然后就好走到讲台跟前用双手去接收拘禁令了。

尽管如此,我还是存有一线希望:这个信封里虽然放着留校通知单,可是拉纽的那份说不定不在里面呢?他也在盼望着,因为他开始发抖,抖得如此厉害,连墨水瓶表面都泛起了皱纹。我们等待着。毕促先生的音调陡然提高了。那个声音在说:“When I am in England, I shall eat plum pudding.”

拉纽抬起头。黄色信封在讲台的一角闪闪发光,像是被遗忘了。

“就是说,”毕促先生继续说,“英国人认为说话的这个人要吃葡萄干布丁的时候,已经在英国了,因此对那个将在英国的人来说,就是现在时。罗班先生,请您给我们翻译一下这句话好吗:‘当我的父亲年老的时候,他会生出白头发。’”

罗班一口气回答道:

“When my father is old, his hair will be white.”

“完全正确。”毕促先生流露出真心的喜悦,说道。

他朝我们转过身子大声说:

的自行车再也不是欺诈而来的东西,而是成为预见之中的回报。

而我呢,由于对友谊的真诚付出,也让我大大获益。首先母亲和姨妈对我奉献出了持久不变的谢意,我每个星期四都被邀请去远足,这已经变成真真切切的行动,因为拉纽再也没有留校的事情了。那些徒步旅行的人把我们带到特莱伊,带到布亚底斯或者阿洛克山岭。可是到中午,我们不吃面包和红肠,而是由有钱的姨妈给我们在乡村餐馆提供一顿午饭,那里甚至还有拼盘呢!(当我对保尔说起,在餐馆里开始吃午饭以前,人家给我们上十多种小菜,几乎什么都有,可以随意吃个够时,他贪吃的本性大大发作,跑去问我的父亲是否真可能有这样盛大的午餐。)

四点钟左右,我们回到拉纽家:他的妈妈准备了下午点心,就是说有罗姆酒水果蛋糕、奶油夹心烤蛋白脆饼、奶油拌白菜。用杏仁浆做的假无花果外表还覆盖着厚厚的绿皮,它可以在牙齿下面软软地退出,在舌尖上留下极佳的口味。有时候拉纽先生在六点钟左右回到家,会过来瞄一眼我们的游戏。第一次我受到惊吓,听到他前厅的脚步声有点儿不安。他打开客厅的门,我们那几个人在里面形成了女人的姿势,都趴在地毯上,他对我说:

“啊!你在这儿呀小土匪?”

然后像对待大人那样,和我握握手。

随后他问妻子:

“你至少让他们尝了尝吧?”

他没有等待回答,因为他看到地上都是盘子,于是做出转圈闻气味的样子,说道:

的赛事,在他们当中我高兴地看到我们的贝隆队,他们刚刚以15比8战胜了艾乌尔队。辨别胜者很容易:他们让两只球在手里碰来碰去,用手帕擦亮它们,而且只穿着衬衫;败者都穿好了外套,他们的滚球已经被紧紧地拴在口袋或者狗嘴套里,好几个人还在那里争执,互相推卸失败的责任。

在工作人员的工作台上,记者在一个小登记簿上认真地记录每场的成绩,并让每个球队的队长签名。这时候,万桑先生则在那里挑选第二场比赛抽签的号子,因为要把已经出局的号码拿掉。

这些工作都完成以后,万桑先生郑重地宣布结果,其间不时得到掌声的赞许或者抗议的声音。然后他在一片寂静中,把口袋的开口伸到小姑娘跟前。这时候拜素盖的声音响了起来:

“还有仪式呢?”

于是年轻人一起嚷了起来:

“法妮之吻^①! 法妮之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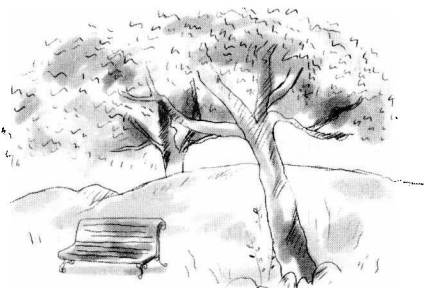
“这是传统,”记者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尊重!”

说着,两个年轻人跑进俱乐部大厅,在一片兴高采烈的气氛中,拿来了一幅一米见方的油画,每个人端着一个角。

三个失败者向前走去,不好意思地笑着,人们掌声一片。我溜到第一排,惊讶地发现这幅画竟然只是一个屁股! 其余什么都没有。没有腿,没有脊背,没有手臂,只有某个人

① 这是法国地滚球一个有趣的惩罚方式,起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当时是一位咖啡店的女服务生法妮奖励胜者提供的安慰之吻:亲她的脸颊。后来演变成对输家的惩罚之吻:亲吻屁股。这个屁股是一幅画像或者一个雕塑。惩罚的对象是一分未得的队。

人。在跳华尔兹舞的过程中,约瑟夫一直在和她说话,在我看来好像一直在奉承她。于勒姨夫一本正经地在和一个穿着花边裙子的老姑娘跳舞。她跳舞的时候,双眼是闭着的。萝丝姨妈呢,却任自己被一个陌生但出众的来避暑的人带着跳舞。



“我从自己的脑子里抄的！”

“这不是真的。”内尔普斯回答。

“什么？”拉纽也发火了，“我亲眼见他自己写的！”

“你看见他写的，”内尔普斯说，“但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我要说的是他在一本书里读到这些，用心记下来，以后模仿创作并不难！”

这样的猜测倒是大大恭维了我。

“老朋友，”我对他说，“你这么说倒让我挺开心的！真的，很高兴哦！如果你觉得我抄袭了维克多·雨果，或者马莱伯，或者弗朗索瓦·考培，甚至是弗朗索瓦·法比耶，那么就是说这首诗绝顶优秀了！为了向你证明就是我作的，我一字一句向你解释！”

于是出自愚蠢的虚荣心，真诚的自信心，我照齐齐的方法给他们解释了诗句，就是说详细阐述了诗作的美妙之处。下面就是我说的话：

“我是一只小小蟋蟀。

“这第一句简单直白。这只蟋蟀说话了，似乎令人惊讶。但是拉封丹也让蝉儿说话，回答它的是蚂蚁。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诗歌上的破格。再说，‘蟋蟀’是个引人联想的词。发出这个词的音，就会看到新堡假期中的一个傍晚，油橄榄树尖上的最后一抹阳光，甚至闻到忍冬的气味。

“黑黑的，静静的，孤零零的……

“对蟋蟀的描述用了三个词。这是对人物的介绍。

慢慢踱步，装作继续在遐想，细心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被石子砸到的人终于出现了；随着他肩膀断断续续地抖动，我看到他正在匆匆地往裤子里塞衬衫的下摆，目光气势汹汹地在院子里搜寻。然后他拿起皮带，一边出门一边扎裤带，接着朝一个无辜的人冲过去。那个人正独自在那里打弹子球，他开始完全不明白屁股上为什么挨了一脚，但是转而立即冲上去迎击那个侵犯者。

这个荒谬的打斗让我兴奋不已，直到学监过来，把两个打架的人带到总学监办公室。

可是有一天，我本该小心提防的，因为那天挂在门上的皮带特别宽大，我扔出第一把石子的时候，就看到一个胖大的头颅冒了出来，然后是宽大的肩膀。这是一个大个子，他本不该进我们的院子，但是生理急需把他带到这里。那家伙一秒钟也没有犹豫，二话没说，魔法般迅速地提起裤子，打开门，手里抓着皮带一路走来，一步蹿到我跟前。他把我从双手紧抱的树干后面揪出来，抽打我的小腿肚子。学监远远地站在那里，我朝他奔过去，那沉重的皮带追赶着我不放；我的小腿火烧火燎地疼，当我听到一句气愤的骂人粗话的同时，那个大个子已经下巴朝前，趴在了院子的碎石路上：一个比我稍高一点儿的男孩，灵巧地使了个绊儿，让那位歌利亚^①扑倒在灰土里，丢了脸面。

保护我的人留着棕色头发，面颊苍白下凹，肩膀高耸，方方正正。他看着倒地的那个巨人，神情坦然，但是拳头却握得紧紧的。

巨人站了起来，下巴通红，满目凶光。

.....

① 歌利亚，《圣经》中的巨人。

纹,我装出很有兴趣的样子。

当埃杜安人企图包围第二军团未得逞的时候,我却在思考我自己的那场战争,和那位意想不到的新朋友;我枉费时间在琢磨揭开这个大谜的钥匙:我为什么没有早一点碰到他?为什么?

正在提出这一大串疑问的时候,齐齐突然又加上了一个他的问题;他用食指指着我说:

“为什么要塞^①这个词使用夺格?”

我站起来,手臂交叉着,清晰地回答道:

“因为他没有和我乘同一辆有轨电车……”

齐齐苍白的脸立即表现出惊讶和愤怒,这时候血液也涌上了我的脸庞,一片笑声震撼了整个教室。齐齐用一把尺子的平面三次敲打了办公桌,然后,他的目光犹如一盏厄运之灯的光芒扫了半圈,被扫到的笑声立即平息了下来。重新恢复安静以后,他说:

“先生,我原谅这个愚蠢的回答,只要它不是蛮不讲理的。您的回答不过是小丑的作为。您礼拜一给我翻出恺撒《评论集》的第九章。”

接着,他认为我已经被整够了,就随我去冥思遐想了,而把他的箭射向了毕柯和阿尔贝·考恩;他们的笑声很大,但是他用虚拟式的考查方式让他们泄了气。

而我呢,还在那里琢磨伊夫,新堡,夜莺村,满脑子的蝉鸣声。我们什么时候弄清楚我们之间的事情呢?糟糕的是伊夫是个走读生。他四点钟就要离开学校!明天以前我是见不到他了,这似乎让我难以接受。我决定在第一遍鼓声敲响以

① 原文为拉丁文。

以外的地方是不适用的，因为蓝毛并不在意我们的队伍里是否有衣冠楚楚的长官或者小卒出现。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年的数学学士文凭，他的眼神再也捕捉不到现实的情况：这种人只会关注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这些数字成天在他那被损害的脑神经系统里窜动。

他有气无力地说道：

“出发！”

我们出发了。

在住宿部课间休息的院子尽头，在高大的罗马风格拱廊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风雨操场给下雨天使用。那里的光线没有院子里的好。一条长木凳固定在最里面靠墙壁的位置。我们就在那里坐了下来。

这次课间休息虽然有一个小时，可是显得特别短。

伊夫首先让我了解到他的外祖母成年累月住在葡萄架村，她拥有一辆非常漂亮的牲口拉车，是桃花心木涂清漆的，由一只灵活的“骡子”拉车，速度相当可观。我请他详细说说这种奇特的牲口是什么，他回答说这种牲口表面像一匹小马，但是从科学的观点来说，和“驴子不是一样的牲口”，更多的情况他也不知道了。

每周六四点钟他们家都乘有轨电车，但不是去拉巴拉斯的那一趟，而是到圣马塞尔的。在那里，那只神秘的“骡子”由一个农民驾驭着过来接他们，风风火火直奔村子，再从那里出发走路到夜莺村。他们走的是一条小路，一路上生长着英国山楂、串红、芸香和迷迭香什么的。

这样，谜团解释清楚了，我刚才在课堂上被齐齐认为荒谬的回答是正确的。他接下去告诉我他有点儿认得我住的小山冈，因为他只爬山到陶美峰去过一次；他一般独自探

第八章 希尔万先生

那一天,我和伊夫走在帕斯当草原深处的石子路上。我们去了派咖叨利,一条没有树木生长的沟壑,可是那里的香桃木和刺桧荆棘都长到了两米多的高度。

我们前一天设置了四个带盖子的陷阱,希望捕捉到几只野兔:决不是出于偷猎者的爱好,而是应下厨女士们的要求,是她们派我们去猎获一些配红酒洋葱的野味的。

即便是在峡谷的深处,在阴影下面,夏季天气也是酷热的,这与往年的夏季没什么两样。松树脂流下来,就像蜂蜜一样粘在黑色树皮红色的裂缝里。蝉鸣声比任何时候都响,因为它们赖以生存的扬琴^①特别干燥。那些蝉只有几百只,可是岩坝上的回声却把它们变成了成千上万只。

我们穿着绳底帆布鞋在碎石路上走,迈着悠闲的步伐行进,每隔十米我们就会停下来,以便对话。

伊夫用英语和我说话,而我则用拉丁语回答他。

“How do they call a ‘cigale’ in English?”(“英语管

① 此处指琴箱般的树缝。

“你们刚才听到了，”他说，“一个降 E 调的音。”

“我们觉得，”我说，“您在骑兵部队服过役！”

他睁大了蓝湛湛的眼睛。

“啊，没有！我后悔不应该和你们说这些，但是你们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

他笑得很灿烂，一只眼睛挤了挤，像是吐露秘密似的说道：

“在航海的人里面没有骑兵，我是个海员！我这个海员显然现在是在休假，因为我这会儿正在这片山林里航行呢，你们有权利确认这一切……我看你们听我说了这些还是很惊奇，但是：

“我们的哲学家遐想中的东西，奥拉提欧，不是在地上就是在空中。

“但愿《哈姆雷特》的这句名言正好符合你们的情况，因为我根据你们的表象推断你们都是城里来的年轻人，你们的年龄让我觉得你们正在中学会考的陡峭边缘徘徊。我没有弄错吧？”

“十月份我们要进入二年级了！”伊夫说。

“我恭喜你们，”陌生人又说，“我保证你们自己也在为自己庆幸。二年级这个年级很重要，因为什么事也做不了。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个停靠点；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是一次巡航，可以集体站在岸边观察，确定暗礁的位置……”

他拿起自己的外套，夹在胳膊下面，戴上那顶宽边毡帽。

“如果你们不觉得不方便，我很乐意陪你们去看看你们设置的那些抓兔子的陷阱。”

他看了我们一会儿，似乎在拿我们的惊愕耍着玩。

无法论证。就是说要求读者接受一项原理而不能依据任何理论来论证这个原理。可以承认这么做有点儿困难！我尝试用对这个公设的严密论证来填补这个空白，我准会在某一天让这样的论证使你们感到开心的！”

我们点点头，眼睛里闪烁着惊异和赞赏，他满意地笑笑，压低嗓音说：

“当然这一点要保密，只在咱们当中知道，至少要到我的著作发表的时候，要到二〇〇〇年左右这部著作的必要性才能体现出来，这部著作会很快出版的，因为这是我总体计划里的一个小 a。小 b 也是一个论证：是费马第三命题；两个正方形的和可以是一个正方形，两个长方形的和绝不可能成为一个长方形。这项工作是一个消遣性的工作，我感到遗憾的是这么快就解决了问题，而那些最出色的数学家却白白花了二百五十年寻找解决的办法。”

接着他进入了对小 c，然后是小 d 的谋求攻克的问题，接下来一直到了小 z。

他让我们知道了巴斯德的理论是荒谬的，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否定自然生产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以此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严厉谴责阑尾炎手术，然后肯定地说，如果孕妇同意四肢着地走路，她们甚至可以不知不觉把孩子生出来，以至应该随时跟在她们后面，到草堆里去捡那些掉落下来的新生儿，然后再通知妈妈孩子已经生下来了。

接下来是天文学，他拒绝赞赏牛顿的天才并说道：

“如果苹果是立方体的，这个英国佬什么也发现不了，我发现可悲的是支配世界的规律竟然是通过一个水果的形状揭示出来的。”

他还坚持这么说，现代的船只还在靠机械，它应该是在

“如果有一天这里斜挂着一根铅丝，你们一定记得在某个地方，有某件事情发生过。你们会停在这里想一想的。”

他看了我们一会儿，神情严肃，没说什么话，然后又说道：

“让我现在给你们提几个问题，可能就是向你们吐露些真心话吧。如果你们不觉得不便，咱们就坐在这三块石头上，这是命运或者说上帝为咱们的相遇准备好的。”

这些石头，在一棵生有七八个树干的圣栎下面围成半圆。

在我们的右首，夏季硕大的太阳缓缓地 toward 大海滑落：它的光线几乎形成了水平投射，透过圣栎最低矮的树枝，把希尔万的高尚面孔映照成金黄色。蝉儿被告知一天即将结束，加紧了它们小小奏鸣曲的节奏。

“喂，先生们，”他说，“我的谈话让你们感到厌烦吗？”

我坚决而真诚地表示反对。

“完全不是！我简直都没发觉路有那么长呢！”

“我们很少，”伊夫也说道，“有机会听到这么多新鲜思想呢……我们度过了一个充实的下午！”

“我说的这些一点儿都没有让你们讨厌吗？”

“绝对没有！”我说，“当然我没有完全听懂您的数学理论，但是其他所有的内容都让我很感兴趣。”

“总而言之，我所说的在你们看来还是有道理、有见识、完全合乎逻辑的，是吗？”

伊夫回答道：

“是一种令人着迷的逻辑！”

“好极了！”希尔万说。

他的眼睛闪闪发光，十分得意。

“好极了，”他搓着手又说了一遍，“所以我认为一定要

现在我的皮肤还火烧火燎的呢。还有,在离开以前,我们都经过了药水洗浴。再说,我心情不安可能没有道理,因为从我喝下这两杯酒以后,就感觉我的同事们是正确的。”

“有不少病都是通过船只带过来的!”船长说,“我知道一百来种发烧症状,都是一种情况:皮肤灼热,伤口结痂变红,变黑,化脓,呕吐,全都不知道原因……当有这种状况的人大量死亡时,大家就说是鼠疫,那些活着的人都吓得要命。”

“尤其是在马赛!”刚刚走过来的教士说。

他叫诺贝尔·拉卡萨尼,三十岁,瓦朗斯人,所以被认为是北方人。

他教授视唱练习、旋律、赋格和对位法;马赛人对音乐没有那么迷恋,所以教士的地盘很小。可是他的心肠很好,眼睛神采飞扬。

“关于马赛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年轻人加兰说。

“我还要说的是,”教士回答道,“我五年来来到这里,五年来我至少每星期有三次听说诊所里爆发鼠疫。”

“消息相当真实,”庞卡斯大人说,“但是应该说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惧怕它。”

“历史学家,”庞卡斯大人说,“详述过发生在这个城市的十九次鼠疫流行症状。有三四次时间不长,然而其余的每一次都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吞噬了城市,让它几乎变得荒无人烟……”

“很多家庭中都保留着这个记忆……”公证员说,“在我的研究材料里还有很大数量白白立起来的遗嘱,因为所有的财产继承人都同时死掉了,而立遗嘱人……”

“像我吧,”年轻人加兰说,“如果不是幸好我的一位祖

走在前面的两个男人,身穿长长的灰色倒背衫,面部藏在只露两只眼睛的风帽里,戴着黑手套。他们的右手高举着火把,左手不停地在摇动一只铜铃铛。他们身后面的车轴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马蹄在铺路石上嗒嗒作响。随着他们逐渐走近,庞卡斯大人分辨出他们唱圣诗的调子,而且马上就辨别出唱的是《米塞莱尔》^①的歌词。

大家都急忙奔到窗前观看,令人恐怖的送葬队伍进行了很长时间。

送葬队伍共有四辆大车,被黑衣修士们押送前行。每人手里都擎着一支火把,唱着可怕的圣歌,穿着送葬时才穿的无袖连帽风衣。

死人被横七竖八地堆在车上:大家都是把它们扔上车的,有时候干脆是从窗口扔下来的……一只手臂垂着,一条腿在没有围栏的大车板边沿晃动,在仰天朝上的头部,尖尖的下巴朝向天空,嘴巴张开着。很多人赤身裸体。在最后一辆车上,在一堆尸体后面,靠坐着一个穿戴整齐的死者,他穿着狩猎盛装,一双蓝皮靴,白色的镶边襟饰衬托着一个像煤炭一样发黑的下巴。

一位修士嘟囔着正好走到窗根下,庞卡斯大人和他打招呼:

“兄弟,去哪啊?”

“去查尔特勒公墓,”修士说,“圣夏尔勒和圣米歇尔都没有位置了。”

“这么短的时间里出什么事了……”

① 这是罗马教堂盛唱的一首圣诗,作于一六三〇年。一般在葬礼仪式结束,蜡烛逐渐熄灭时唱起。

逃离。’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早已经持这个观点了。有好几百种药；但是绝对可以证明没有什么用，要不就是加速了病人的死亡。总而言之药物治疗不是一件坏事，但也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

“我认为治疗鼠疫病人，等于治疗死人，而我们的责任是保护活人。”

大家议论纷纷，花了很长时间，还舒心地出了几口气，甚至发出了轻轻的笑声。

“是否有可能，”庞卡斯接着说，“使我们免受灾难？”

他等待了几秒钟，然后坚定地说：

“有。”

这时候，大家听到了帕萨卡伊的声音，声音从气窗发出来，他说：

“埃斯泰尔跟我说在圣维克多的议事司铎当中没有一个病人，他们的预防措施是把修道院的出气口都堵死！”

“我正要说明呢，”庞卡斯叫道，“在所有的流行病当中，隐居在隐修院里的宗教人士从未听说灾难在他们的修道院周围肆虐。就这样，朋友们，我们依照他们的榜样做吧，也许对本该全力奉献给基督仁慈的修士们来说不太体面，但是完全适合拖家带口的平民百姓。

“我们首先要诚心诚意接受一条严格的纪律：从今天起，任何人都不准走出这个地方。”

性情急躁的呢绒商突然说道：

“那么神圣的弥撒仪式怎么办？我每天都得和我的全家一起去马德莱娜教堂——我还通知那些平时不去的人现在每天早晨都要参加，还应该由每天一次改成两次呢！”

呢绒商死死盯着庞卡斯大人，因为他的虔诚，大家再也